

上海油画家陈钧德(1937-2019)长期以来是一位画坛“隐士”，他不自我炒作、不迎合市场、不巴结权贵，只顾埋头作画，生前任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研究所教授，也是一位美术教育家。

改革开放后，很多中国画家进入新加坡市场，最著名的就是吴冠中。中国画家以各种渠道打入新加坡市场，二十年前，陈钧德也与新加坡画廊结缘了，这个缘分不同于其他画家的操作方式，可以说是老天的安排。

2001年，陈钧德夫妇以游客的身份到新加坡旅行，他们逛乌节路累了，进入百丽宫的兴艺画廊(Heng Artland)，主人谢声远对远方来客一向热情接待，请他们夫妇坐下喝杯茶。边喝边聊，非常愉快。儒雅的客人留下名片，谢声远才知道对方是一位上海油画家。从此，谢声远一家和陈钧德夫妇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和合作关系。第二年即2002年，谢声远和女儿谢书慧访问上海，拜访了陈钧德夫妇，谢声远后来在文章里写道：“主人的情谊、上海的美食、朱家角的景致，至今记忆犹新。”更为重要的是，双方约定了首次合作，2002年12月在新加坡举办画展《生命的律动：陈钧德油画展》。接下来的十多年，“兴艺”又为陈钧德举办了三次个展和一次联展。

陈钧德的「星洲缘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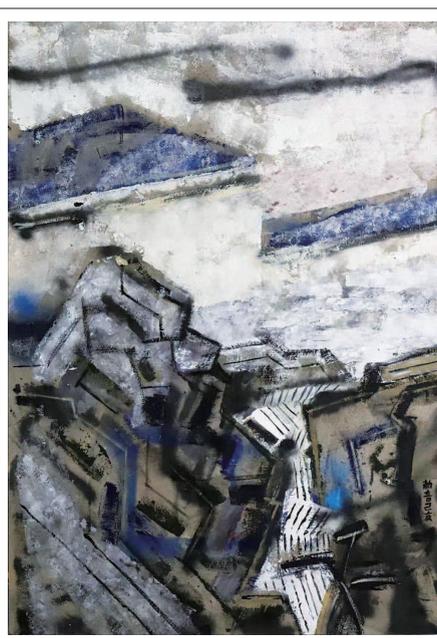
何华

德在狮城的首次画展，又继续帮助父亲筹备2005年陈钧德画展，在和陈钧德夫妇交往的过程中，聪慧善良的书慧给画家夫妇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然而，天妒英才，2005年3月13日，书慧病逝，对于谢家简直如晴天霹雳，打击之大，可想而知。原计划7月初的画展，还是遵从书慧生前的意愿，按时举办了，这期间，陈钧德一直关心谢先生的情绪状况，对书慧的去世深表痛惜，他写道：“(书慧)其英姿、其才貌，均历历在目，其语音不绝于耳……我们实难忍悲痛，深致哀悼。”2005年，陈钧德为书慧画了一幅肖像，以玫瑰色为主，将书慧的形象永远留住。陈钧德多绘风景画和静物画，除了几张自画像，他很少替人画肖像，这幅书慧的肖像，不仅对谢家弥足珍贵，对研究陈钧德的艺术生涯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同年，陈钧德在马来西亚期间，谢声远和他们夫妇游马六甲古城和槟城海滩，朋友的陪伴暂时减轻了谢家的丧女之痛。

谢声远告诉我，陈钧德给他最宝贵的印象就是一个字：真！他的画也是一片真趣和真情，在交往的过程中，他有时像个天真的孩子。

陈钧德曾告诉谢声远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他私下携画登门向林风眠讨教，林风眠很欣赏这些画，叫他把这些作品收藏好，不要给外人看。言下之意就是，这些画是纯粹的艺术品，不符合当时的审美主流，怕给陈钧德带来麻烦。陈钧德不同，他把速写视为纸本画。他采用不同媒介，从铅笔、炭笔、自来水笔到油画棒，他的速写不仅仅是为创作而做的准备，速写本身就是一幅完成的作品。通过这些速写，可以看到陈钧德扎实的基本功。毕加索曾说：“就绘画而言，再没有什么更胜于最初的速写了。”2007年陈钧德在新加坡的纸本画展，是他第一次公开展出“旅游系列”的速写。谢声远的公子谢宇婴在画册撰文指出：“如同他的油画那样，陈钧德的纸本画也是以印象主义为源，表现主义为魂。”又说：“许多人未曾见过陈钧德的另一面，就是他画起写实作品，技巧上简直无懈可击，完全可以和一流老画家媲美。尽管如此，他还是偏爱表现主义。对他而言，最佳的表现主义作品是介于照相式真实与超然抽象之间，朦胧而神秘。”

在这里，我想着重谈一下2005年陈钧德在新加坡的画展。谢声远的女儿书慧，很有艺术天赋，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和得力助手，她策划了2002年陈钧



石上清流 (油画) 王勘音

悼》林风眠的这个观念，一定也影响着陈钧德。陈钧德由具象到抽象的探索，总是适可而止，在他“懂得的”范围内，不懂，他也不画。他晚年的一些抽象油画譬如“山林水云图系列”，分寸感把握得极准，类似中国画的大写意，既没有抽象到不知所云，也没有落到实处，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。对于抽象画的实践，他走的不是赵无极、朱德群的路子，他是在林风眠的基础上往前继续探索。海派，是陈钧德的一个标签，他的艺术创作、情感寄托和灵魂栖居都与上海这座城市紧密相连。但“海派”二字不能

将他全部容纳，他也有超越海派的地方。陈钧德五来狮城办展，在新期间，偶尔也外出写生，创作了一些油画和素描，为新加坡留下了美丽倩影。谢声远是一位儒雅的画商，也是一位艺术修养极高的文人，早年供职于《星洲日报》，担任电讯翻译；1984年创办兴艺东方艺术中心；现在是《怡和世纪》杂志的主编。他和陈钧德之间，超越了画商和艺术家的关系，他们是朋友，有着很深的个人感情。老一辈文人的交往，非常单纯美好，令人向往。



在众多动物中，鸟类似乎是最自由的一种。除了玉泊湖上的黑天鹅与湖边的孔雀，鸟儿们总是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谁也分不清这些鸟哪只是哪只。当我们透过窗外看它们，它们也悄悄观察着我们，也许它们会对我们有些怜悯之心，疑惑着为什么这些人类总是被圈在红墙里。

在怀德路与崇德路两侧，大量的树木茁壮生长，多为香樟树，在上海的亚热带气候中大部分时间常青青绿，为鸟儿提供了栖息地与丰富的食物。尤其是怀德路以南的树林，由于人迹罕至，树木丛生，每每经过都能欣赏一场鸟的大合唱。“咕咕”叫的斑鸠是合唱中的低音部，这种圆润的鸟后颈围着一条黑底白点的围巾，在路上慢慢踱步。喜鹊是中高音部，头尾黑而腹白色，总是“喳喳”地叫，相传能为人带来好运。合唱中主要的歌者是乌鸫，羽毛纯黑宛如身穿晚礼服，眼周与喙染着一层夺目的金色。它们的声音高亢且婉转，先是弯弯绕绕叫一段，末以高音收尾。乌鸫也被称为“百舌鸟”，得名于其善鸣且聪明，能够模仿其他鸟类的叫声。

乌鸫是华政及上海其他小区、公园中极为常见的一种鸟，它们数量多还很张扬，乌黑的羽毛会在阳光下隐约发亮。思贤桥东侧的草坪得到乌鸫的青睐，它们总是三三两两在草丛中跳来跳去，尖嘴在地上啄来啄去，寻找

富有蛋白质的小昆虫与杂草的种子。乌鸫是一种热爱群居的鸟，它们的结伴不是偶然也并不散漫。当两只乌鸫在草坪上觅食，一只渐渐地跳远了，另一只一定扇动翅膀低飞到它的身旁，它们虽然在各做各的事情，但始终在离对方不近不远的地方，它们不会说话却心有灵犀，宛如被一条无形的纽带牵引着。

校园里的乌鸫不是很怕人，它们对人类

鸟，诗意地栖居

高鑫杰

抱有漠不关心的态度，只专注于自己的事。似乎有一道无形的墙竖立在草坪与人行道的边缘，划分了两个世界。墙的那边，乌鸫与其他的小动物一同进食、繁衍、飞翔、躲避天敌，代天生息，在几年间很快地繁殖又很快地逝去；墙的这边，我们来往于教学楼与宿舍，吃饭、学习、社交、恋爱、分手，我们忧虑着另外的事。时而看见乌鸫站在“我爱ECUPL”的标志上，它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当学生到那儿去拍合影，草地上的乌鸫就大多飞走了。

水禽总是一副置身世外的模样，它们基本上只出现在水域及水域边的树上。只有当站在思贤桥或汇贤桥上向水望去，才有机会

正月十三日，城隍庙听戏。个把月没有戏听了，一过年，百事俱废的苦。

下午一点半开戏，城隍庙里吃碗面正好。冻雨朦胧中，诗意深沉地扑进松鹤楼面馆。与徐敏姐姐漫漫走在人群最后边，结果么，我们两个还没有踏进门，最后边的雪晓通先生已经掉头退了出来，口里讲，要死快了，里向人潮泛，吃勿消吃勿消，走走走，去吃宁波汤圆算了。奔到宁波汤圆店，吃芝麻汤圆蟹粉汤圆，徐敏姐姐于蟹粉汤圆里吃到一枚蛋壳，辨认良久，确定是蛋壳不是蟹壳，姐姐一无怨语，淡淡道，馅子倒是拿鸡蛋拌过的。这样温柔敦厚的食客，darling，天下少有的。

开戏。《柳梦梅拾画》，薛调，不在梅边在柳边，年轻演员郑鸣秋小姐刚刚学出来的，唱得中规中矩，很难得了。更上层楼的话，可以再唱得痴嗒嗒一点，柳梦梅那种千古之痴，莎士比亚写不出来，评弹里倒是比比皆是。

毛新琳周慧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正月里就别姬，断舍离巅峰之作。张调唱穷途末路的楚霸王，又浓又烈，高度过念头。周慧小姐好唱功，宛转蛾眉马前死，死前还要激励一下霸王，比杨贵妃厉害多了。我坐在第一排，数度错觉自己在听普契尼的《图兰朵》。故事当然不相干，那种戏剧力度，不相上下。

姜啸博的《昭君出塞》，正月里就出塞，断舍离无奈之作。姜啸博的杨调独步当今，深得杨振雄先生神韵。《昭君出塞》是第一次听他唱，幽咽低回之余，寒气森森。一个人一把弦子，唱得满台黄沙滚滚、征马萧萧。一曲唱毕，真真是坐久不知寒，但衣上，低浮云气。吃晚饭时候，听姜啸博跟我讲，《剑阁闻铃》与《昭君出塞》，其实是杨振雄先生的双璧。《闻铃》唱唐明皇，男角；《出塞》唱王昭君，女角。昭君比明皇还难唱，更幽更窄，大嗓小嗓假嗓，出入无痕迹，很难的。

压台送客戏，徐惠新陆锦花的《秋海

棠·梅宝卖唱》，徐惠新先生眼神空蒙地坐在台上，一语未发，台下已经痴倒一小批女听客。梅宝卖唱，苦得酸汪汪的戏，徐先生和陆小姐，有本事拿一回书说得满堂笑声。噱头十足，噱了肉里，软硬兼施，皆大欢喜。吃晚饭时，问徐先生，年轻时候学戏，学到什么时候，于说噱弹唱的说，开了窍？徐先生答我，差不多，要到四十来岁，才悟道。评弹讲究说噱弹唱，说是第一个字，唱是第四个字，会唱不稀奇，稀奇的是会说。

城隍庙听戏录

石磊

散了戏，与徐敏姐姐逛进城隍庙，三分种之后，发现不能乱说乱动，当晚城隍庙内管制人流，走错一步，就进退两难了。格么就不逛了，买枚海棠糕吃，吃了两口就黯然神伤，因为不甜。如今的甜点心，不二不三，都不甜了。我怀念那种古老、温暖、安详，以及正确的甜。

晚饭订了绿波廊的桌子，雪晓通先生前一夜做了万全的布置，可惜，当日因为人流管制，依然寸步难行，劳诸位演出结束的评弹演员们，背着琵琶弦子，寒风里，拥挤于九曲桥旁的人潮里。蓦然想到，如果此时此刻，蒋月泉杨振雄们，背着弦子挤在九曲桥旁，会是什么情景？darling，冻丝丝，我不敢想下去了。

至于绿波廊的饭菜，令人印象深刻的，依然是她家的点心，桂花拉糕，蟹粉小笼包，椒盐葫芦酥、蟹粉眉毛酥，以蟹粉小笼包最动人肺腑。饭后仔细看了一下流水单子，写的是：重蟹粉小笼包。

饭桌子上，八旬老翁邓可瑾先生，与徐惠新先生，一个戏迷一个戏精，切磋畅谈评弹的嘤与糯。邓公一枚窈窕金瓜脸，眉飞色舞；徐惠新先生一枚大味若淡的清水脸，一无表情。两个老男人，于嗒糯境界里纵横捭阖，久久遨游，啧啧。

次日清晨读书，乱翻《全唐五代词》，突然顿悟到，嘤，译成书面语，两个字的话，应当是妩媚，四个字的话，是妩媚撩人。至于糯，如何译成书面语，我还没有想出来。

遇见它们。最主要的两种水禽，一是夜鹭，另一是小白鹭。

夜鹭的长相很有意思，它们体型较大，体长约半米，头顶及背部为灰色，其余羽毛则是白色，像是纤瘦但会飞的企鹅。从名字就能看出来，夜鹭是一种夜间活跃的鸟类，白天它们停留在河边的树上，缩着脖颈休息，显得略微佝偻。我从没见过夜鹭活动的样子，它们也不发出叫声，令我觉得它们很神秘，总是成群地落在枝杈上，如同是一夜之间从树上长出来的果子，到了夜里便成熟落下了。

有一回见到一队夜鹭落在一段浮木上。它们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平衡感，四只夜鹭间隔着同样的距离，稳立其上，规律如一条等差数列，且整齐地目视着同一方向。对于笨重的人类而言，此乃为一种奇迹。

小白鹭双腿与脖颈细长，鸟喙长且尖锐，通体洁白，像是水鸟中的仙子，它们惯于成群地生活在湿地中。华政只有河湖而无湿地，所以白鹭并不常光顾这里，总是形单影只地在河水或浅滩中寻觅。从小便对“一行白鹭上青天”记忆深刻，可惜诗中景象在这里难以见到。小白鹭总是来去匆匆，大概是不愿离群吧，不一会儿便独自挥动着比身子还宽大的翅膀悄然离去，白色的身影掠过蓝天，像是风带走了华政的一片云彩。

迎春

郑氏强

严寒过旧年，
劫日唤新篇。
朝难逢凶疫，
妖魔毁大千。
世间多鬼魅，
天下有婬妍。
心愿何时达？
携君瞻向前。

当下的孩子们，睡得大多很舒服，即使是农村孩子，睡觉环境也改变了不少。我少时长在农村，夏日里乘凉，一家人一两张破席，土马路上铺，上面一躺，天当被，地当床，蚊子是空中小姐，乡亲们聚在一起，讲故事，乡亲们最会卖关子，于是，天地间一幅天人合一的美妙图景，就出来了。蚊子们极尽潇洒，享受了乡亲们各自的美味，乡村土马路上上半夜，处处响着蒲扇拍蚊子的声音。第二天，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，一翻身，破席印在身上的网格，清晰可辨。有傻儿童为求凉快，还会离了席子到土地上去睡，太

阳晒红屁股那一刻，也晒红了趴在儿童身上的蚂蚁们。

有一年，村村抗震，家家搭起简易三角棚，乡亲们防震棚里串门，有说有笑，倒也十分畅快。那时，山区人一样穷，谁也不笑话谁。天地给人的自然快乐，也感受不出高低贵贱。那时，睡觉质量也出奇地好，和蚊子斗智斗勇的当口，迷迷糊糊地睡去了。故事是催眠剂，抑或是我小，不知道大人们生活的感受。

有十几年，我是在一钱工地上度过的。荒山野坡的工地，冬天与老鼠为伍，夏天与蚊子搏斗，什么艰难环境都遇

到过：住帐篷、活动板房，甚至住过牛棚。有时限于条件，没有蚊帐或无法支起蚊帐，就要向蚊子大人贡献一点血。而宿

睡眠咏叹调

戴荣里

舍里的大火炉，用大钢管做成的通天炮直通屋顶，室内热气腾腾，那感觉，全身融融的；倘若再晒一晒被子，钻进被窝里，太阳的香味、火炉的热度，如此睡觉，天下第一享受。

从小城市到中型城市，再到大城市和特大城市，套用一

句话就是：城市里的睡觉是相似的，而乡下的睡觉，各有各的不同。初来北京那会，怕上班晚了，睡到凌晨三四点钟就醒，越怕晚了，越会在临去上班的那一刻睡去。在北京生存，完美睡眠的机会太少了。赶地铁、挤公交，生活节奏太快。住远郊的打工者，睡上好觉真是奢望。最难忘写博士论文最后那两个多月冲刺的时光，我每天只睡两个小时。很想睡，但就是睡不着，头发大把大把地掉。倘若有来生，说什么也不再读什么博士了……

对写作者来说，夜深人静

是最好的写作时光。写作者的幸福，是寂寞享受的幸福，是天马行空的幸福，也藏着兴奋过度无法入眠的痛苦。我当时因为读书、写作到夜里十二点，人躺倒了，思路却还在持续。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假装在草原上属羊：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。最近爱上看央视的纪录片《记住乡愁》，一集一集地看，常常在主持人优美的旁白声中安然睡去……

十日谈

春眠不觉晓 和睡得多，异禀造就神人。
责编：吴南瑶

